

中國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China:
Surpa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周绍杰
胡鞍钢

著



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China:
Surpa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周绍杰
胡鞍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周绍杰, 胡鞍钢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13-08442-3

I. ①中… II. ①周… ②胡…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9707号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周绍杰 胡鞍钢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蔡玲平 王 芸

责任校对: 朱 妍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442-3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第1章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1

-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3
-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5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拉美的比较 /12
- 四、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24

第2章 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跨越“贫困陷阱”? 39

- 一、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 /42
- 二、近代发展的落后使得中国成为世界贫困大国 /45
- 三、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成就 /47
- 四、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 /52
- 五、扶贫开发是走出“贫困陷阱”的重要支柱 /66
- 六、中国减贫促进全球减贫 /77

第3章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83

- 一、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挑战 /86
-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109

第4章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59

- 一、以“五大发展理念”破解中等收入多重陷阱 /163
-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 /179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 /208

第5章 中国迈向高收入的展望 211

- 一、基于国际比较的收入分组统计 /213
- 二、中国各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统计分析 /220
-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预测与展望 /223
- 四、中国道路的形成 /228
- 五、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意义 /235

后 记 /244

第1章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ZHONGGUO

KUAYUE ZHONGDENG SHOURU XIANJING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2007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 Indermit Gill 和 Homi Kharas (2007)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①,谈到东亚很快将成为中等收入地区,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该报告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更没有明确给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区间。2011年, Homi Kharas 和 Harinder Kohli(2011)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②,指出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摆脱贫困陷阱(poverty trap)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进入增长停滞以及不能进一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原因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低收入国家的上升,在出口市场既不能在制造业上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相竞争;与此同时,在创新技术方面的能力并未得到显著提高,进而导致该国家又不能在高技术创新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竞争,出口竞争力下降。这样就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经济的倒退,导致该国家不能发展为高收入

①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Bank.

② Homi Kharas and Harinder Kohli (2011). 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3(3) 281 - 289.

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提出以后,立刻获得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成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视角。特别是,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根据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首次把中国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20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点。随后,中国开始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表现赢得世界的普遍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外进出口状况也直接影响那些把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从长期来看,中国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进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格外引人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视角。中文学术期刊关于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在近几年呈现快速增长。然而,从国际期刊的相关发表文章来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大多都是工作论文,正式发表的国际期刊文章其实并不多。在现有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中等收入陷阱”还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概念被定义以及讨论。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仍旧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1. 绝对标准

从 1978 年开始,世界银行开始每年出版《世界发展报告》(部分年份是两年合出一本)。尽管每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不同,但是都会给出关于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人口、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数据。其中,世界银行根据以 Atlas 方法计算出的人均收入水平把全世界的国家进行分类。^①在 1978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把世界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1976 年按照 Atlas 方法计算出的人均 GNP 等于或低于 250 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NP 高于 250 美元)、工业化国家、资本过剩石油出口国、中央计划国家等几类。^②此后,世界银行的分类形式经过若干次调整。1981 年的分类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

① 世界银行采用的 Atlas 方法是基于 Atlas 转换因子(Atlas conversion factor)计算人均收入的美元值。Atlas 转换因子的计算是基于合成汇率方法,采用一国近三年平均汇率值,同时考虑该国的 GDP 平减指数与特别提款权国家(SDR)加权 GDP 平减指数的相对变化。利用这种方法计算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降低一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对一国人均收入计算的影响。

② 在 1978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中国的人均 GNP 为 410 美元。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显然这是不正确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尚未恢复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世界银行还没有与中国充分展开数据统计方面的合作。随着 1980 年中国恢复世界银行成员国地位,世界银行根据部分中国官方信息,在 198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公布中国的人均 GNP 为 230 美元。

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资本过剩石油输出国家、非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1989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等。至此,世界银行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进行的国家分类基本上趋于稳定,主要划分为四类,包括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当前,世界银行根据以 Atlas 方法计算的各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GNI)进行国家的收入组分类。^①这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因此每年收入分组的标准也在变化着。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收入组分类的门槛值会定期地进行调整。^②由于门槛值的变化是基于主要国家的汇率和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变化,可以认为利用 Atlas 方法计算人均GNI的门槛值是相对固定的,或者说可以视为是绝对收入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正的经济增长率,最终可以实现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① 国民总收入(GNI)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居民从国外获得的租金、利润和劳动报酬等净收入流入。世界银行以近三年的汇率平均值将各国货币衡量的GNI换算为美元值表示的GNI。这种做法是为了消除汇率波动的影响。

② 从1987年开始,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对收入组划分的门槛值进行调整。例如,1987年高收入组的门槛值为6000美元,1990年为7620美元,2000年为9265美元。从1996年开始世界银行在每年的7月1日公布调整的门槛值。

表 1-1 不同年份收入组分类方法(1995—2015 年)

单位:美元

| 收入组 | 1995 年 | 2000 年 | 2005 年 | 2010 年 | 2015 年 |
|---------|-----------|-----------|------------|------------|------------|
| 低收入国家 | ≤765 | ≤755 | ≤875 | ≤1005 | ≤1025 |
| 下中等收入国家 | 766—3035 | 756—2995 | 876—3465 | 1006—3975 | 1026—4035 |
| 上中等收入国家 | 3036—9385 | 2996—9265 | 3466—10725 | 3976—12275 | 4036—12475 |
| 高收入国家 | >9385 | >9265 | >10725 | >12275 | >12475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组划分,按照 2015 年的标准,人均 GNI 超过 12475 美元(Atlas 方法)的国家就可以被视为是高收入国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高收入国家未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世界上 39 个国家或地区列为发达经济体。^①但是,世界银行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布的高收入国家则有 79 个。

事实上,按照 1987 年的数据(154 个国家参加分类),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 4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有 74 个(46 个下中等收入国家,28 个上中等收入国家)。而按照 2015 年的数据(217 个国家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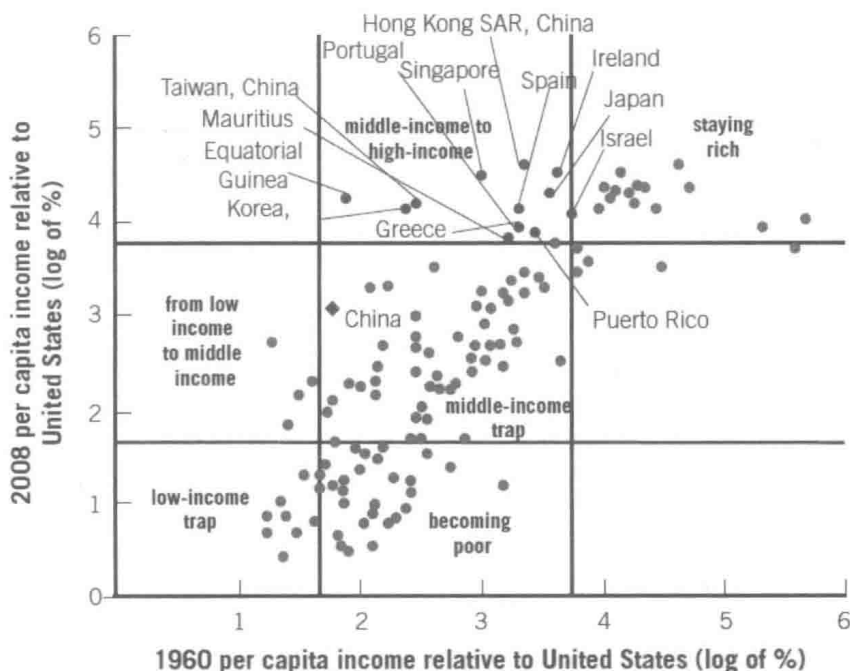
^① 包括美国、19 个欧元区国家、日本、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 16 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捷克、中国澳门、瑞典、丹麦、新西兰、瑞士、中国香港、挪威、中国台湾、冰岛、波多黎各、以色列、圣马力诺)。资料来源:IMF Advanced Economies Lis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6, p. 148.

分类),高收入经济体的数量达到79个,中等收入国家为107个(52个下中等收入国家,55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987年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9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占1987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四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升级到高收入国家的仍旧是少数。

2. 相对标准

2012年,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展开合作研究,基于该项研究发布了*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一书。该研究利用Maddison数据库,基于世界各国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百分比划分为三类国家,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为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5%—40%的国家,低于这个区间的为低收入国家,高于这个区间的为高收入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分类标准定义为国家收入组的相对标准,即人均GDP(PPP,购买力平价方法)相对于美国的相对水平。基于这个分类标准,该研究利用各国人均GDP在1960年和2008年两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把世界各个国家在1960—2008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划分为九类情况(见图1-1)。

根据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有如下的发现:首先,1960年为低收入国家的国家,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在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其次,1960年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国家或地区中,在1960—2008年期间只有13个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



Source: World Bank 2012.

图 1-1 各国或地区人均收入相对美国平均水平 (1960—2008 年)

资料来源: Pierre-Richard Agénor, Otaviano Canuto, and Michael Jelenic, 2012, *Avoiding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Network*, Number 98, the World Bank.

国家或地区。^①此外,相当一部分在 1960 年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2008 年则落入了低收入国家。这表明在 1960 年以来的近 50 年中,仅有 13 个中等收入国家晋升到高收入国家,而更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则

^① 其中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 6 个亚洲国家或地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 4 个欧洲国家,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 2 个非洲国家以及波多黎各。

落入了低收入国家,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第三,1960年为高收入国家的国家,2008年大多数仍为高收入国家。

如果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进行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很多都是人口不足千万的人口小国或小型经济体。例如,毛里求斯的人口数量为126万人(2014年),城市化率仅为40%(2014年),经济发展状况仍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征。赤道几内亚仅为82万人(2014年),尽管人均GNI(PPP,2011年国际美元)达到21972美元(2013年),但是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发展指标极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为144位(参加排名的共187个国家),刚刚脱离低人类发展指数(HDI)国家,属于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国家。^①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典型的小型开放城市经济体,相对于1960年广大的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而言,这两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也不具有代表性。

由此可见,除去这几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其余的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包括日本、韩国、以色列、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相对的标准确实在2008年还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在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而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特别是中上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停滞甚

^① 例如,2013年赤道几内亚的预期寿命为53.1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4年。

至衰退,导致不能或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图 1-1 中我们可以看到,1960 年收入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在 2008 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呈现出较高的分散度。

我们采用相对收入的标准,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重新计算了 2015 年的分组情况,包括有数据的 191 个国家或地区。基本的统计结果如下:2015 年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PPP,2011 年国际美元)超过美国的 40%,可以视为高收入国家。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对这 53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其中,33 个国家和地区为 OECD 成员,非 OECD 成员仅有 20 个,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括号内为人口数量):卡塔尔(224 万人)、中国澳门地区(59 万人)、文莱(42 万人)、新加坡(554 万人)、科威特(404 万人)、百慕大(6.5 万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16 万人)、中国香港地区(731 万人)、沙特阿拉伯(3150 万人)、阿曼(449 万人)、巴林(138 万人)、马耳他(43 万人)、塞浦路斯(117 万人)、赤道几内亚(84.5 万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36 万人)、波多黎各(347 万人)、立陶宛(291 万人)、马来西亚(3033 万人)、俄罗斯(1.44 亿人)和哈萨克斯坦(1750 万人)。其中,5 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不足百万人;人口超过百万人的国家中,包括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7 个国家,其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依赖资源开采;人口过千万的国家有 4 个,包括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根据 2015 年各国人均 GDP(PPP,2011 年国际美元)统计,在 191 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人均 GDP 水平为美国的 5%—

40%)的国家为106个,处于低收入国家的数量为32个。

以上只是以相对标准进行的国家收入组的统计。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差异,我们可以计算一下高收入组的人口规模。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人口统计,世界上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共59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90.31%。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4个,占世界人口比重为15.42%,占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人口总数的17.07%。而这14个国家中,只有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两个国家是非OECD成员,OECD成员除了G8国家以外,还包括韩国、西班牙、波兰和澳大利亚这4个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沙特阿拉伯是石油输出国,其高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源出口。马来西亚在2010年的人均GDP(PPP)首次超过美国的40%。但是,按照绝对标准(Atlas方法),马来西亚2015年的人均GDP(Atlas方法)为10548美元,距离2015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745美元)还有一段距离。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拉美的比较

以上分析表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像拉美、东南亚等诸多国家,则普遍陷入了这个陷阱。因此,东亚经济体和拉美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呈现鲜明的对比,两者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等收入